

漫随流水

赵玫著

凤凰卫视出版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水
漫
随
流
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漫随流水 / 赵玫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3

(凤凰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5399-3023-7

I. 漫...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4420 号

书 名 漫随流水

主 编 赵 玫

责任编辑 赵 阳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470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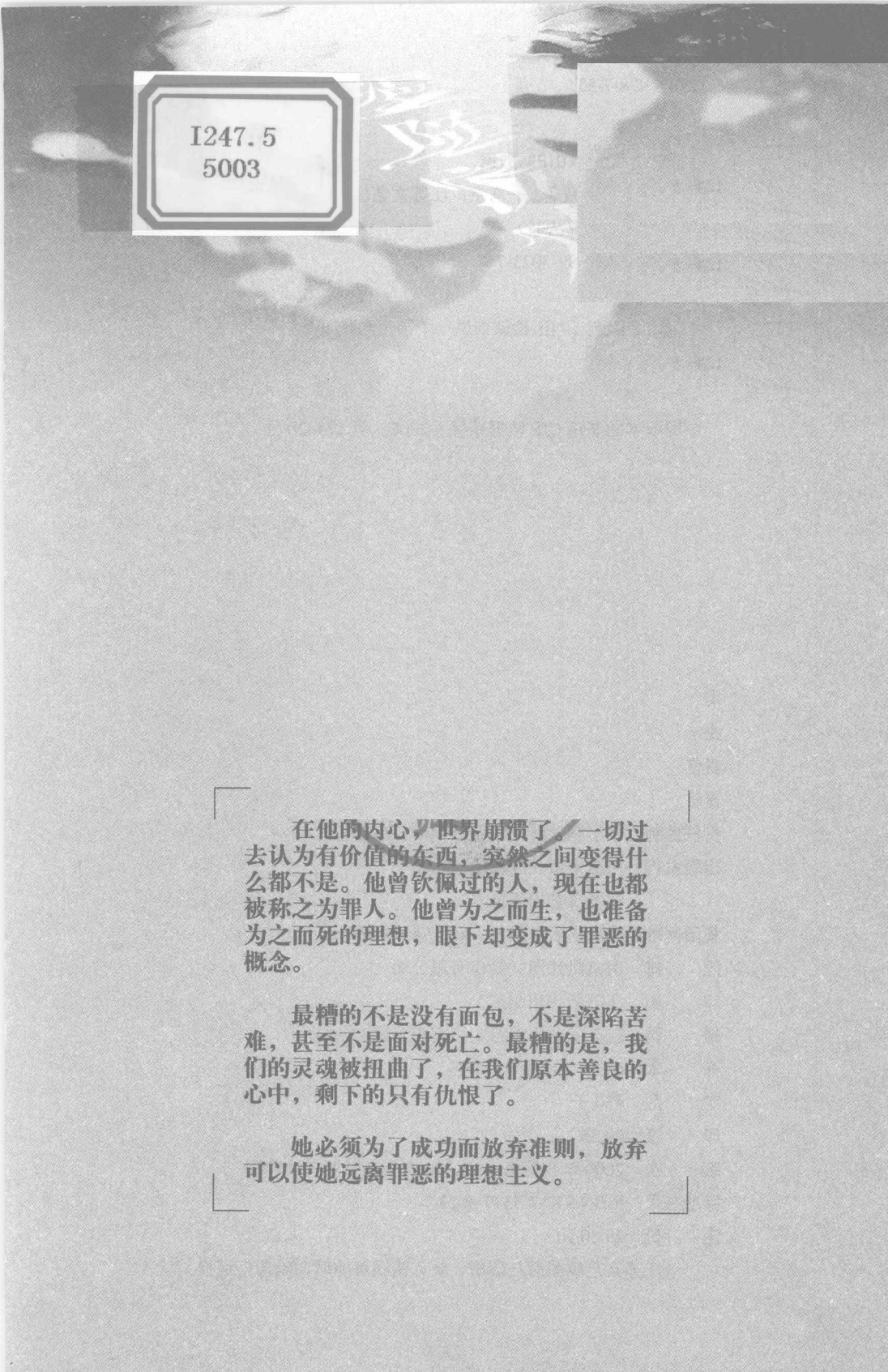
印 张 29.25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023-7

定 价 2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I247.5
5003

在他的内心，世界崩溃了。一切过去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突然之间变得什么都不是。他曾钦佩过的人，现在也都被称之为罪人。他曾为之而生，也准备为之而死的理想，眼下却变成了罪恶的概念。

最糟的不是没有面包，不是深陷苦难，甚至不是面对死亡。最糟的是，我们的灵魂被扭曲了，在我们原本善良的心中，剩下的只有仇恨了。

她必须为了成功而放弃准则，放弃可以使她远离罪恶的理想主义。

序：天鹅之死

她的天鹅一般的颈项。她悠然走上主席台，以她自己一向的步履。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件黑色的长裙。永远被黑色覆盖着。从头到脚。那是她永恒不变的装束。裸露的，只是她那高高抬起的天鹅一般的颈项。

她走上主席台。坐下。在这个关于古典文学的国际会议上。她用手撑住她的头。她的细长的手指。那是她如常的姿势。

已经司空见惯。这个学生们眼中有点古怪的教授。因此敬而远之。而敬而远之还因为，她那摄人心魄的沉郁。没有人说她不美，尤其那双深邃的眼睛。有了她就有了一道风景，而她就是风景中最美的部分。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但同学们还是对这位穿黑裙的教授敬而远之，甚至退避。是因为她的目光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讲课的时候也总是冷冷地径自说着自己的话。那些古时的诗词，那些典故圣贤。但她就是那么入木三分。只需几句话几个词语，就能将她的智性转换成一道真理的光弧。

那个沉闷的段落终于结束。因为沉闷而显得格外冗长的空间。主席站起来宣布中场休息。于是那号令恍若一道午后的阳光，与会者们终于可以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会议大厅了。

人们匆匆涌向那个有着咖啡和甜点的下午茶。这已经成为西风东渐的典型例证。在每个半天的研讨之间，都会有一个短暂的西式风情的休会期。于是人们走来走去，手中是必不可少的咖啡杯。高级一点的咖啡现磨现煮，那时候房间里就会弥漫出咖啡所特有的那种香。在这里人们不仅自恃矜持，还要相互唱和，以增进学术乃至学术以外的各种联络。特别当有着某些外国的专家在场，这些金发碧眼的人们身边就更是围满了人。

通常在接下来的后半时会议上，人们往往不再专注。不是逃会，便是窃窃私语，总之人们已经很难集中精力了。但唯独这个下午人们济济一堂，甚至比其他时段的与会者还要众多。因为这是整个会议的最后阶段，还因为在这个时段中人们能听到她的发言。

一些人专门为了听她而来。他们尽管已经找不到座位，但却谁都不愿意离去，哪怕只有一个仅可以站稳一只脚的地方。他们引颈向上，侧耳静听。有些人甚至不是为听她的报告，而仅仅是为了能在这里看到她。

她坐在那里。那是学生们都熟悉的。她永远坐着为他们讲课，永远用手指撑着她的头。那是她一如既往的姿态。很低的嗓音，却穿透着，会场中的每一个人。

她是这个国际研讨会上最后的发言者。她的发言博得了人们经久不息的掌声。她对如此热烈的反应似乎很淡然。她只是又重新回到了那个永恒的姿势上。

她用手撑着她的头。她的细长的手指。那是她一贯的姿势。她脖子上那道完美的曲线。连阴影也是委婉而流畅的。在夕阳的照耀下，那缕缕金色的迷茫。

她立刻回到了她自己。甚至脸上寂静的表情。她对她以外的任何动静都置若罔闻，总是能够最彻底地将自己封闭起来。她回到那个只有她自己的世界中。哪怕身边遍布着注视的目光。

或许她痴迷于这个世界的茫茫往事，或许她知道往事终究迷茫。于是她垂下了她的头。那么不经意的。一个如此轻微的动作，谁都不曾注意的。

然后大会主席站了起来。以女人精彩的发言宣告了研讨会的结束。主席充满感情地看着身边的这个女人，说这是她为本次会议画上的一个最完美的休止符。

人们鼓掌。为她。站起来鼓掌。因为敬重这位女神一般的智者。然后大家纷纷退场。那种意犹未尽的踟蹰。一些熟悉并且崇拜女人的人会放慢脚步。他们或许在等她。或许希望能和她握手。退场时人们身不由己，却又总觉得身后有什么正在发生。

主席台上一阵骚动。牵动了人们离去的脚步。人们回头，发现台上的人都已经站了起来，相互握手道别，却唯有她，仍旧静静地坐在那里。

那是她一贯的不附庸他人的风格吗？

人们寒暄着从她身边走过。她却依旧故我地用手撑住她的头。

慢慢地人们离开了主席台，而她却矢志不移地坚守在那里。

偌大的主席台上空空如也，她却依旧那么孤独地坐在那里。不惜将自己暴露在众人的视线下。如此她执著于那个青铜雕像一般的姿势。用她的手支撑着头颅，支撑着那一片飞扬的思绪。

人们终于看到主席又重新回到台上。他轻轻地走到女人身边。他弯下腰在女人耳边说着什么。那么温柔的语调。尽管人们听不到。

但没有回应。她依旧垂着头坐在那里，依旧，被封闭在走不出的思绪中。谁都不知道女人为什么要留在那里，为什么要那么长久地，独自停留在那个浩大的空

旷中。

慢慢地，主席台上的人们围拢过来。台下那些正在走出会场的人们也停住了脚步。

主席轻轻碰了碰女人的肩膀。想唤醒她。然后那优美的支撑便顷刻之间倒塌。那些正在失去知觉的手指终于再也撑不住那优雅的头颅。就那样，女人稍稍一侧，便垂落在了主席的臂弯中。

女人的突然倒下让所有人震惊，而主席不顾一切地将女人紧抱怀中更是令人瞠目结舌。人们看不到主席的脸，但他周身的颤动却透露出这个男人的惊恐与绝望。谁也不曾见到过主席如此失态。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始终深藏不露。但此刻他只是将女人紧紧抱在怀中。在众目睽睽下就那样抱着她，摇晃着并且呼唤着……

或许是主席的失态让人们陡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女人到底怎么啦？病了？或者……那是人们不敢想的。她刚刚才做过精彩的发言，她刚刚才领受了热烈的掌声，她刚刚才回到了自己的那个姿势，刚刚才抬起手臂撑住了她的头……

那原本向外流动的人群突然凝固了。在缓慢的转向之后，又不顾一切地向主席台涌来。那浪潮般的。却没有任何声响。刹那间将主席台围得水泄不通。

主席台上的慌乱让人们紧张。主席的悲伤也迅速感染了台上台下的人们。在静寂中人们默默无语，或许那一刻他们就已经有所预感，生命正在女人的身体中慢慢消散。

没有人知道这生死的变迁发生在什么时刻。医生说当他们救治她时，事实上她就已经没有了呼吸。于是人们唏嘘，这就是这个女人，连死亡都那么与众不同。在纹丝不动中，她从容地完成了生与死的转换。没有惊心动魄，甚至连痛苦也没有。就那样，她坐在那里，用手撑着她的头，然后让生命悄然离去，那个她或许早已厌倦的身体。

人们在急切中等待着。直到救护车的笛声风驰电掣般响来。人们终于等来了冲上主席台的担架。救护员轻轻抬起了那个悄无声息的身体。这时候人们看到了被拖在地上的裙摆。那么飘逸的轻柔的忧伤的，黑色，女人那永恒不变的服饰。熟悉她的人们都知道，无论白天黑夜还是春夏秋冬，她都不会哪怕一丝一毫地改变自己这由来已久的装束。如此久而久之，黑色竟成为了女人的一种象征。只要看到那一袭黑色的长裙，哪怕远远地，人们就会知道那是她来了。

如此她穿着永恒的装束告别了人世。以这样的一种被公众瞩目的方式。

人们很难忘记她被带走的那一刻。甚至被抬上担架的姿势都是优雅的。她那

依旧温热的修长的身体。也许救护员太想挽救她的生命了，在将她抬上担架那一刻，竟忽略了她的头。于是她的头被遗忘在担架外面。就那样垂着。晃动着。而连接着她的身体与头颅的，是那个长长的天鹅一般的颈项。

那样子让人不能不想到《天鹅之死》，只是她不是凄美的白天鹅，而是那只傲慢的黑天鹅。以女人的完美她本该是善良的白天鹅，但却自始至终被黑色缠绕，那种与她相伴终生的晦暗。

没有人知道这个女人的历史，也就无从判断这个女人一生的白与黑。自从人们认识她，就注定无法探知这个女人的过去了。人们只知道这个女人很神秘，她的高傲和冷漠让她的历史讳莫如深。对人们来说她只是个当下的女人，有着极高的学养和智慧。她在他们的前面只演绎当下的人生，并尽职尽责地将那黑色的优雅演绎到炫目极致。然后在人们惊愕的视线中告别世界，坚定不移地带走属于自己的所有人生。

目 录

序：天鹅之死	1
--------	---

譬如朝露

哪怕破碎中带着血腥	3
清冷中只茂盛着几棵泡桐	14
他是要揭开卫城那个红色的夜晚	25
她已经没有退路	37
枯萎着而至最终的死亡	46
这样的哭声几乎每天都有	56
一场无需负责的谋杀案	68
像一道长风呼啸而去	82
诗篇一般地告别	96

田园诗篇

金色的庄稼背后是袅袅炊烟	115
就等着那个肃杀的冬季了	128
然后就到了这个晦暗的清晨	149
手心里攥了一把冰凉的汗	161
把心挖出来让迷失的人举在手上	175
东方已经是一片紫色黎明	186
把她像楔子一样楔进汀流河村	199
仿佛被施了魔咒	216

青青子衿

在镂空的缝隙中她握住了他的手	231
她刚好看到暮湖东岸的一线曙光	242

呜呼,骆宾王	255
身体中游出的那一缕灵魂的幻影	267
这一次离开的时候没有诺言	280

左翼时代

那鬼魅的影影绰绰的花香	297
经过那扇窗时她停住了脚步	309
她站在舞台上	322
艺术就那么重要吗	334
一度她觉得他们末日将近	342
拯救生命的人将失去生命	353
在千疮百孔中追寻不朽的激昂	372

漫随流水

十年后,仿佛又回到了十年前	389
原本那么平静的生活	400
当晦暗的生活已没有了滋味	412
我们结婚吧	426
享乐的罪恶也是罪恶	435
她连一个字也不曾留下	448

跋:叙述者说	454
--------	-----

譬如朝露

哪怕破碎中带着血腥
清冷中只茂盛着几棵泡桐
他是要揭开卫城那个红色的夜晚
她已经没有退路
枯萎着而至最终的死亡
这样的哭声几乎每天都有
一场无需负责的谋杀案
像一道长风呼啸而去
诗篇一般地告别



哪怕破碎中带着血腥

那声音铺天盖地。撞击着沈萧的迷茫。被惊醒的睡梦。或者并不是梦。她猛地爬起来。咚咚的心跳。不知道是个怎样的梦。忘记了,在醒过来的那一刻。那个被追逐的故事。疯狂奔跑的那个人是不是她自己?

把她惊醒的那声音依旧在响。那不是梦?耳朵里灌满了疯狂的响声,却又一时分辨不出那声响来自何方。更不会在黑暗中看到,那声音所传达的是一种怎样的景象。

就是这样的一个夜晚。声音。那么撕心裂肺的,甚至是绝望。玻璃器皿被摔碎在地上。看不见的那如水晶一般的碎片飞溅。愤怒的吼声。义愤填膺的。或许还带着一种狂热,一种,激情四射的浪漫。正义之师。那是正义之师的战斗。是需要欢呼需要放歌的,哪怕那破碎中带着血腥。又是什么被打碎了?玻璃的碎碴迸溅起来。又缓缓散落。然后是皮鞭抽打在人的脊背上的声音。哀号。这一次沈萧听清了,那是隔壁家的萧伯。伴随着萧伯的悲鸣,还有,猫的叫声。萧伯家的那只猫。然后突然地,猫不再叫了。但哀嚎却不曾停止,又换成了萧伯……

沈萧将自己紧紧抱住。那是她不熟悉的一种声音。从没有听到过的歇斯底里,仿佛要置人于死地的。沈萧不懂,却毛骨悚然。她本能地拉开地下室的窗帘,却被黑暗中伸过来的那只手阻止了。但是她还是看到了,窗外那个依旧漆黑的夜晚。却从萧伯家的那端,晃出来喧闹的光亮。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种莫名的激动。完全陌生的感觉。好像风满西楼,又好像在孕育着,那惊天动地,定然是红色的。

狂飚一般的声音不停止。就在隔壁。隔着一面砖墙,震撼着沈萧的心灵。她那时候不懂苦难。她生在和平的环境中,尽管她只是住在昏暗潮湿的地下室。但走上楼梯就能沐浴阳光。在开满了紫丁香的院落中。那是她全部的欢乐,还有明媚的梦想和希望。是的那是什么声音。环绕着不去。像在毁灭着什么?萧伯的珍宝,和萧伯的猫?

沈萧不喜欢萧伯。总是孤傲的样子。脸色冷冷的,每天除了读书,就是站在墙根下晒地下室没有的太阳。在这座房子的后院。阴山背后。有一扇通往小街的铁

门，供住在地下室的人出入。解放前这里住着仆人。他们从没有靠近过房子正面的那扇漂亮而雕镂着铁艺花卉的大门。那里不属于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沈萧就是不喜欢萧伯，但却喜欢萧伯的猫。它会经常趴在沈萧的床上。在那里等她放学归来。

一阵重重的脚步声。从一直延伸到萧伯家的地板上响过来。冰凉的水门汀地板。仿佛是在扭打。或者是萧伯傲慢的抗争。又传过来尖利的女声。划破黑暗的成长夜。那么年轻的声音。夹带着正义和血腥。为了正义，必然会伴随血腥，这是沈萧后来才明白的，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慢慢地沈萧熟悉了隔壁的声响。一阵破碎之后一阵必然的喊叫。沈萧觉得她不再怕，她甚至开始好奇，想知道在萧伯的房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是无法想象的，只是些微地有着某种预感的景象。年轻人正在变得无所畏惧，学校的课程也停止了。人们在不顾一切地让天下大乱，那是因为天下正在变得堕落。

沈萧抬起手臂按亮床边的台灯。却又被黑影中伸过来的手立刻关掉。但是在倏忽的光中沈萧还是看清了那只枯瘦的手。细长的手指，大概也是冰凉的。

是萧伯家？

躺回你的床上。

可是外婆……

听到了吗？回到你的床上，不要说话。

沈萧反而固执地跑到门口，在黑暗中和冰冷的外婆撕扯着。她甚至打开了通向走廊的门，但外婆还是先于她锁上了那扇低矮的门。

外婆你难道没听到吗？咪咪怎么突然不叫了？沈萧挣扎。

那不关你的事，回去。外婆冷酷的命令。

可是我要去小便，我憋不住了。

就在屋里。外婆递过来痰盂。

你不能阻挡我关心国家大事！沈萧已经把外婆挤到了一边。

这只是萧伯家的事，萧萧，你要听话……外婆几乎是在恳求了。

但沈萧还是打开了门锁。我就是要看一看。然后她又撞开了那扇黑暗中的门。

骤然之间，那响亮的声音如浪潮般涌了进来，沈萧的小屋顿时被灌得满满的，仿佛萧伯家的声音，蓦地地响在了沈萧自己的家中。更加清晰的打骂和哀嚎。甚至听清了那个女生义正辞严的喝斥。萧伯的反驳短而有力，接下来是又一轮的捣毁和砸烂。

沈萧被骤然而至的声浪涌着向后踉跄了好几步。但是她没有退缩。反而在摧枯拉朽的声浪中向前走。她终于走进了走廊的灯光下。她抬起头，第一眼看到的竟是萧伯的咪咪，那个被吊在走廊电线上的已经断了气的猫。

直到这一刻。

直到这一刻沈萧才真正意识到，萧伯家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连咪咪都没有了，萧伯还有什么呢？抄家的事沈萧早已有所耳闻，却从来不曾真的看到过，更不要说就发生在隔壁的房间里。悬在电线上的死猫让沈萧一下子泪如雨下。她看着它。在昏暗的半空中。摇曳着。那慢慢变得僵硬的身体。谁能这样的残忍无情。沈萧跑过去想把咪咪抱下来。她或者以为还能救活那只猫。她不明白在这场红色的风暴中为什么首先死去的会是一只猫。她哭着，去拯救，她受不了生命已经完结却还要被吊着。但却再一次被身后的外婆紧紧拽住。她挣扎。就像刚才也曾挣扎过的那只可怜的猫。这一次她不再迟疑更不会胆怯，就为了那只无辜的猫，它有什么罪恶？

沈萧不顾外婆的阻拦拼命向外冲。如果不是眼前突然出现的那个青年，她或者已经把咪咪带回家了。但是那个年轻人仿佛从地下冒出来一样突然就站在了沈萧面前。他们不期而遇的对视。短暂的瞬间。沈萧却已经感觉到了身后拉扯着她的外婆的手在抖。他们所有的三个人在那一刻就仿佛凝固了一般。惊惧着。不动。谁也不知道接下来的那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是的她们是萧伯的邻居。仅只是邻居。他们在这座花园洋房的地下一层相邻而居已经十多年了。这道昏暗的走廊里只住着他们两家。在阴暗潮湿中。这样，惨惨淡淡地，活着。活着而已。

在那一刻，那个高大或者也很英俊的青年，事实上对沈萧的突然出现也猝不及防。这是沈萧后来才知道的，他只是到后院的草丛中方便了回来。他有点惊异地看着这个突然出现在黑暗中的女孩子。有点撞见幽灵般的迷茫。他看着沈萧披散的黑发和苍白的神情，还有她看到死猫时那哀伤的目光。那目光让他蓦地有了一种神圣的感觉，甚至一种罪恶感。他觉得眼前这个女孩子的脑后是应该泛出一轮光环的。他于是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觉得是自己的突兀搅扰了那个女孩子的梦。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歪着头向沈萧身后那间黑漆漆的小屋看了一眼。他或者还想做些什么，但是紧接着从萧伯的房子里就传来了那个女声高亢的喊叫，北上，北上……

不知道为什么，年轻人返身将沈萧推进了屋门，推进了她身后那一片浓重的黑暗中。之后他若无其事地走向那呼唤。接下来沈萧就听到了那个女声恶狠狠地

说,这个资本家太顽固了,他就是不肯交出那本变天账。

你肯定他有变天账吗?那个叫北上的声音。

你怀疑我?就是怀疑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就是……

男人的声音立刻斩钉截铁,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坚信我们一定会让他认罪的。女声更加坚定的誓言。

然后沈萧就看到了,那条带着闪亮钢扣的皮带在黑暗中划出的那道银色的弧。一如风驰电掣般在午夜中挥舞着。那噬血的。

接下来的夜晚沈萧始终蜷缩在角落中。直到天明,萧伯家的声响都没有停止过。只是一会儿激烈,一会儿又会平息下来,似乎在等待另一波更加凶猛的浪潮。沈萧觉得那声音仿佛是一种交响,或者至少可以用音乐中的和弦来形容。几种乐器同时发出音色迥然不同的旋律,交织起来,就成为了那种完美的和弦。这是外婆在弹奏钢琴时反复强调的。仅仅用她的两只手、十个指尖,外婆不知道弹出过多少个这样的和弦。然后是新一轮新的和弦响起。男人义正词严的吼叫,沈萧想或许就是那个叫北上的学生。还有女声的歇斯底里。为什么她总是歇斯底里?这腔调整晚不绝于耳,以至于沈萧觉得就像是一支被拉破了的小提琴,而且琴弦始终回环于那个仿佛钢丝在摩擦的刺耳位置上。然后才是萧伯的,那嘶哑的已经力不从心的反抗。后来这声音越来越低沉,慢慢地竟成了一种无奈的悲鸣。但萧伯偶尔也会高亢起来,不过听上去,那已经是他最后的挣扎了。

隔着厚厚墙壁,沈萧看不到萧伯家的景象,但慢慢地她却已经能够分辨,什么样的声音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表情和动作。于是在一阵破碎声中,她仿佛看到了萧伯家墙上那个镶嵌着字画的镜框被摔在地上,也看到了人们是怎样狠狠地推倒了那个厚重的书架。她还看到了萧伯家的地上是怎样铺满了玻璃的碎片,那都是萧伯最喜欢的东西,是她从来都不敢碰的。她知道眼看着她那些珍宝的被损毁,萧伯一定会发怒的。但紧接着,就是抽打在萧伯身上的那皮带声。嗖嗖地,带着仇恨和风声。萧伯会疼,却疼得不出声。甚至连呻吟也没有。萧伯怎么会如此坚强?

沈萧就这样蜷缩在墙角。仿佛被什么撞击着,但却无处可逃。沈萧就这样听着听着,直到她盼望的那一刻短暂的寂静终于到来。然后便在这寂静中睡着了。又一次吵醒她的依旧是那个女声。她的尖利的叫声仿佛能穿透墙壁。这一次沈萧终于听清了那个女声在说着什么。她就是要萧伯交出那本变天账。她说萧伯如果不交出来,就是被打死也是罪有应得。她还威胁萧伯明天要把他揪出去游街,还

要把吊死的猫挂在萧伯的脖子上。她不仅已经剪了萧伯的头发，还把他推倒在地并踏上她的脚。她让萧伯认罪萧伯却始终梗着脖子。她被气坏了，然后便是雨点般的，那皮带抽打在皮肉上的声音。一声接着一声……

沈萧不想再听到鞭打的声音。她觉得那是皮带抽打在自己的身上，因为她已经感觉到了那切肤的疼痛。她被吓坏了。她堵住耳朵。但还是能听到那个女声刺耳的喊叫。她的嗓音被她自己奋力地撕裂着。她发誓萧伯不认罪就绝不会饶过他。她说她不仅视萧伯为粪土，而且把他当作了可以任由他们宰割的猪狗一样的东西，就如同，被吊死在走廊上的那只资产阶级的猫……

不知道是什么让萧伯勃然大怒。或者是因为他听到了猫的死。然后是那些莫名的响动。激烈的却没有喊叫的那种搏斗。那是那个晚上沈萧从未听到过的一种声音，那种谜一样的但却异常沉重的响声。萧伯突然沉默下来。反而是那个女声绝望的挣扎。好像背负着什么。脚步声。踩在破碎的玻璃片上。哗哗地，响着。然后跌倒。又爬起来。那么费力的。仿佛在逃命。绝望的反抗。而后是，深切的痛。被羞辱了的尊严。不再有萧伯的声音。

什么是复仇？谁都不会低下，那颗高贵的头。爬行着。甚至血流遍地。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么凌乱的脚步声？好像在相互追逐着。呻吟。但没有求饶。萧伯的以及那个女生的骨气。宁折不弯的。那是理想的光辉。人生自古谁无死。就拼了。在那个小小的地下室中。一切都在毁灭中。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北上的声音？他在哪儿？那个高高大大的年轻人。绿色的军装。泛了黄的。但是此刻他在哪儿？也在无声地扼住萧伯的喉？在隔壁？是的就在隔壁。遍布着被损毁被破碎的一切。一切的狼藉，甚至人的生命。生命诚可贵，但还有尊严。所以抵抗。就为了偿还。那个你必须付出的代价。

最后连女声的哀鸣也不再有了。寂静。那么无边的，寂静。人们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再交响。也没了不对称的和弦。人们惊慌失措，不相信会有这样的结局。不是咎由自取。那是最壮丽的牺牲。被震惊了片刻。或者被吓住了。人不能任人宰割，更不能随意侮辱。那个最被刺痛的地方。猫也是有气息的生命。生命不能任由践踏。那便是人类不断奋斗的目标……

沈萧蜷缩在黑暗的角落，她听到的最后一声呐喊竟是来自萧伯。

萧伯高喊着，别过来，你们谁都别过来……

萧伯手臂里高举的不是拳头，而是那把滴血的刀。

然后又突然地凝滞了。喷溅着的。那一腔的绝望与悲愤。唯有这最后的出路了。那高傲的绝杀。但沈萧知道，那已经是萧伯最后的吼声了。

然后是慌乱的脚步声。来来去去不停的脚步声。从萧伯家到楼梯又到屋外的院子。夜，渐渐地，过去。或者，还伴随着，惊恐中的抽噎。

天亮起来。一种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的味道从门缝里钻进来。漂浮着。一层一层地占满整个地下室的房间。那是沈萧不曾闻到过的。咸腥的，而又，一丝丝冰冷的甜。在这样的一个夜晚的洗礼中，沈萧不知道自己是胆怯了，还是变得更勇敢。沈萧拉开窗帘。从地下室的窗中向外望去，刚好看到了那来来去去的匆忙的脚。或者球鞋或者布鞋。那么惶恐不安的，鞋底上遗存的那淡淡浅浅的痕迹。红褐色的，那是什么？沈萧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却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能够预期结局。事态朝着它相反的方向发展了下去。那是谁都没有想到的。那血腥中的一片恐怖。活着或者死去的。没有人想到会流血，或者，没有人会想到会流出革命者的血。但革命就是要流血，这本来已经是年轻人抱定的信念。为了什么？让生命改变颜色？又是怎样发生的？那个势不可挡的一刻。杀戮。在人与人之间。生命变得不再重要。是因为生命的尊严面临了挑战，而维护尊严的唯一方式，也许就是毁掉生命。

地下室窗外的那些脚步。愤怒的悲伤的沮丧的难过的惊悸的而至最终的，一片沉寂。沈萧无法判断那些脚步代表了什么，更无从知道在萧伯的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的没有枪林弹雨炮火硝烟。那只是一种预感。慢慢地汇聚于此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那么铿锵的呐喊，复仇，而又无以复仇的狂躁。

沈萧站在窗前问着外婆，出了什么事？

外婆不语。只是深埋着暗影中的头。外婆已然变得很轻的白发，在那种莫名的味道中轻轻地飘舞着。

然后天就大亮了。很早就开始照耀的明媚阳光。湿热的空气中夹杂着那环绕着不散的血腥气息。院子里的人越聚越多，一片嘈杂。没有清晰的话语。没有那个女声，也没有萧伯。一切都寂灭了，那个喧喧嚷嚷的长夜。丢失了什么？那个终于让一切中止的时刻。

沈萧拉开地下室的门。我不能总是呆在屋子里。

于是沈萧混在拥挤的人群中。房子的外墙上贴满了大字报。黑色的墨汁流淌着，浆糊还残留着熬制时的温热。最醒目处是血样的红色大字，“血债要用血来还”。沈萧当然这知道这话的意思，却不知谁的血要用谁的血来还。于是沈萧终于恍然，原来在你死我活的激战中，有人流血了。那个流血的人一定不是萧伯。萧伯是敌人。敌人的血怎么可能偿还呢？那么又是谁的血呢？北上？一想到北上这两个字，沈萧便不禁一阵惊悸。那个突然出现在午夜的年轻人？是啊为什么后来就